当 兵

朱丹枫

当兵，是很多男孩子都有过的梦想，我亦不例外。期盼出乡关，开始金戈铁马、驰骋疆场的军旅生涯，渴望着战袍，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豪迈，木兰从军、岳飞怒发冲冠的故事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叔父和大哥做了我的榜样。叔父把一生献给了军队。在抗日的烽火中，毅然从北京汇文中学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平津战役后，随军南下征战。叔父行军打仗、做群众工作都不含糊，立功受奖、入党提干，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1955年大授衔时被授予上校军衔。叔父容貌英俊，气质潇洒，礼服着身更显玉树临风。大哥在铁道兵第六师当兵8年，长年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生活，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格。我们感情很好，他每次探家，都要送我一两件军装，渐渐地从头到脚武装了起来，引得不少人羡慕。

每逢“八一”，辖区武装部和街道办事处都要组织拥军优属慰问，并悬挂“光荣之家”荣誉证书在正门上方。军人立功了，部队会把奖状寄到地方，再由辖区武装部和街道办事处的人送到家里。大哥多次立功，喜报到家时，父母欣慰，我也激动，更惹左邻右舍羡慕。“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在我心底烙下深刻印迹，“我也要当兵”这个念头始终伴随。

高中毕业后，我一心想去当兵，为此甚至不惜放弃了某师院的录取通知书。

当年负责接兵的部队是地炮团，驻防邛崃，探家方便。况且炮兵是容易让人遐想的兵种，炮群发射时连绵不绝的火焰飞向夜空，山崩海啸的轰鸣声震撼大地，多么浪漫啊，而且技术含量高，服役期间学习的机会挺多，能在这里当兵，想想都开心。

报名、体检、政审，虽说时间不长，等待的过程却很难熬。我每天食不甘味，哪怕步行往返十多公里也要到公社去打探消息，生活也乱了秩序，辛苦得很——我们公社有100多名应征青年，却只有15%的入选率，怎么能不让人焦虑。

记得一天凌晨，屋子里的有线喇叭突然响起来，我撑起身子，屏住呼吸，尖起耳朵，生怕漏掉一个字，可在震耳欲聋的剧烈咳嗽声后，并没有其它响动——这是公社武装部长的标配，每逢讲话前他都要清肺理嗓，大家习以为常。沙沙，沙沙……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喇叭里才又传出他霸气嘶哑的声音：“大家听到，参加征兵报名的人员，今铁（天）上午涩滴（10点）到公社开会！不准策（迟）到！”呷水声，“听到的、米（没有）有听到的，互相通知哈（下）子！就弄个子（就这样）！”

之后，我睡意全无。开会？什么内容？通知淘汰人员？入伍名单？思来想去，一头雾水，干脆起身洗漱，生火煮面，胡乱吞下，急急出门，深一脚浅一脚赶往公社，一路摔了好几跤。天刚亮便赶到了公社，黑黢黢的一堆脑袋蜂屯蚁聚在坝坝头，嗡嗡嗡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我也算得上是早行了，然而这么一看还是来得晚，真是“谓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啊！

日上三竿，武装部长衔着烟，夹着卷红纸，笑嘻嘻地走过来。“看啥子，快帮忙！好事来了！”他一吼，几个机灵的嗖地蹿了出去，赶紧把红纸展开，糊在墙上，“大渡区应征青年批准入伍名单”赫然其上。由于是全区各个公社的名单总汇，密密麻麻、龙飞凤舞的，抄写了三大张纸，不好辨认。我凑上去全神贯注瞧几行，未见自己名字，心里悬吊吊的。再次定睛，忐忑搜索，名字突然入目，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紧接着就领到了盼望已久的入伍通知书，那一刻我兴奋得跳了起来，这张小纸片含金量高啊，为此我日思夜想，今日如愿遂了心肠！拿着它，心在颤，手亦哆嗦，泪水铺满双眼。

再就是发军装，穿军装，刚才还蔫扎扎的一个个，顿时精神抖擞，威武雄壮，帅气十足。俗话讲，人是桩桩，全靠衣裳。一点不假！穿上军装，尽显军人的威武与英气！这感觉是如此的神秘，理着军服，一种敬畏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高中时的班主任得知消息后托人带话，让我去她家。约定时间，我准时前往。她炒了几个菜，都是我爱吃的，回锅肉、醋熘白菜等，还拿出红酒，张裕牌的，与她先生、儿子一道为我庆贺，嘱咐的话说了几大箩筐，不厌其烦。告别时，她送我到楼下，站在公路旁向我挥手，我鼻子有些发酸。至今，我还记得她挥手时的模样。

我们公社15名同龄人被批准入伍。我的校友于世坤、冯万里、杨洪、罗金等也在其中，我们一起插队又同时参军。我与几位好友相约县城的国营照相馆合影留念，一寸、两寸、三寸……，单人照、双人照、三人照……，各式组合，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咔嚓、咔嚓，痛快得很，一会儿就用了50多元——那个时候，物价低，拍张黑白照片只需要几角钱，50多元称得上很奢侈。

集合的那天，县城的体育场挤满了人。兴奋的新兵，不舍的亲友，羡慕的同学，看热闹的路人，你来我往，如同过节；各方队之间不管熟悉与否，彼此互相询问去哪个部队等等。笑声、歌声、说话声淹没了整个体育场，像煮开锅的水一样沸腾，充满喜意，富有生机，充满活力，别有一番趣味！广播里反复放着烂熟于胸的歌曲《真是乐死人》《扛起革命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五好红花寄回家》。我喜欢《五好红花寄回家》这首歌，因为它的生活气息太浓了，歌词简朴风趣、通俗易懂，旋律欢快跳跃、情趣盎然。歌曲用表演唱的形式，讲述了父亲、母亲、姐姐、妹妹们分别送参军小伙儿一句知心话。老父亲嘱他“莫把脾气耍”，妈妈嘱他“别想家”，大姐嘱他“灿烂青春献给国家”，妹妹们要哥哥“寄来一朵五好光荣花”……广场上，我一直在跟着喇叭哼哼，心悠然神往。

母亲出现了，见到她，我的心都要跳出来，可还要绷着：“你不放心嗦？”装出轻松、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来看你做好准备没有！”母亲没有正面回答我。她取下我戴的军帽，捋我的鬓发，我禁不住像儿时一样，看着她，紧紧拉住她的衣襟，哽咽着说不出话。而母亲看上去却平静如水，这是她的一贯风格。爱子之情流于指尖，难以忘记。母亲的手轻柔又温暖，扶持着我，鼓励着我。儿子是父母放飞的风筝，路有多远，线就有多长。

在欢送的锣鼓声中，我们登上了一辆解放卡车，把我们载向泸州蓝田坝长江码头。上渡轮过江，在隆昌县又换乘绿皮火车，凌晨到达成都火车北站，整队步行前往附近的军供站。吃罢早餐，教导员殷长宣布原地休息。大家三三两两围着院子转悠，我径直前往值班室给父亲单位打电话。接话人非常负责和细心，详细记下了我的要求和所在的位置。

父亲带着妹妹来了。已经到饭点了，教导员安排午餐，我们一家三口边吃边聊，相聚甚欢。吃苦、上进、学习，这是父亲的叮嘱。我一一应下。妹妹紧紧拉着我的手：“哥，你放心，家里有我呢！”望着他们，暖流涌遍全身，我体会到父爱的宽厚，兄妹情谊的纯真。

军供站里，新兵们来来往往，一拨走了，一拨又来。奇怪的是，我们一直没有动静。倒是教导员们神情严肃地和另一些军人不停交谈，翻着花名册，似乎在交接什么，我隐约感觉到陌生的征程在等待着我们，有些兴奋，也有不安。

傍晚时分，殷长教导员和李森堂排长带着几个黢黑精瘦的军人向我们走过来。

起立、稍息、立正、向右看齐，我们忙整队。殷长教导员面肃然话急促，宣布军党委决定，地炮团新兵全部编入野战部队，进入甘洛。大家多少有些意外，我却感觉相当爽利，和平年代，军人有机会上战场，不禁血脉偾张，扼腕抵掌。

对我们几百名新兵来说，适应尚有过程，从条件较好的邛崃到环境较差的甘洛，从炮兵到步兵，原来的目的地尚未到达，又转弯折向了新的旅途，但我们没有失落，没有畏缩。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

商量出来的好家风

赵自力

我家是个大家庭，全家十几口人，遇到事情总是能坐下来好好商量。

爷爷是小学校长退休，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一家之长。他非常开明，从不专制，大事小情喜欢通过家庭会议来商量解决，因此我们一家人和和气气，尊老爱幼，这种风气在我家传承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

父亲兄弟四人，都成家立业。最小的叔叔结婚那年，小婶婶吵着要分家，说人太多了饭不好煮。也是，近二十口人的家庭，众口难调，确实让做饭的人为难。爷爷当时没说什么，只是召集大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就这件事进行了讨论。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也了解了小婶婶的难处。不过到最后，绝大部分家庭成员认为，因饭不好煮而分家理由不够充分，要继续团结在一起，克服困难，保持家庭和睦。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大家庭还是没有分家，家庭成员间团结互助，大家齐心协力把日子越过越好，我家成了远近有名的“五好家庭”和“党员之家”。

我还记得我初中毕业时，面临人生第一个重要选择——是继续读书还是出去打工？“读完初中，出去务工。”这是当时我们那里流行的一句话。爷爷当时就召集了全体家庭成员讨论，最后大家一致建议我读师范学校，最后还征求了我的意见。我那时还小，不懂什么，听家里大人的话便是。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回老家当起了人民教师，这也恰恰是我儿时的梦想，而我的同学多半在外漂泊打工。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感谢爷爷组织的那次家庭会议，在我懵懂无知时给了我最负责任的爱，且一直温暖着我到现在。

去年老家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村干部上我家做工作，想把我家旧屋拆了做广场。家里意见不统一，爷爷在家庭会议上的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现在进行的美丽乡村建设，是我们村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有新房子住，把旧屋拆了，把环境搞美丽了，这不是好事吗？”大家纷纷表示，舍小家顾大家，同意为了大局拆掉旧屋。后来旧屋拆了，搭起了戏台，建起了广场。爷爷常去那里遛弯，晒晒太阳聊聊天，整天乐呵呵的。

我和妻子搬到县城后，回家就少了。但我们的小家遇到什么事，总是习惯商量着来，拿不定主意就回老家和大家一起商量。

记忆中的爷爷

徐铱

爷爷去世时，我还小，他的故事，我很多都是听长辈们讲的。我对爷爷的了解集中在他中风前后的那段时光。

在省外工作的隔房三爷爷回家探亲时给我讲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三爷爷说，我爷爷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6岁时，他便失去父亲。9岁时，他开始学做生意。一个大雪天，9岁的他背着魔芋去街上卖，一跤滑下去，他摔得呲牙咧嘴，害怕魔芋被摔坏，不得不忍住眼泪爬起来。

三爷爷说，我爷爷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会烤酒、会打草鞋、会织布。

我记得爷爷经常赶集，每次都很晚才回来。有一次，爷爷赶集去了好几天都没有回来，当我再见到他时，他是被抬回家的，原来爷爷突发脑溢血，中风了。奶奶含泪跟我说，他怕是不能再下床了。

刚从医院回家时，爷爷脾气一天比一天大。奶奶给他擦洗身子，他总是吼闹，奶奶委屈得直哭，我吓得不敢靠近他的房间。在奶奶的精心护理下，他不再吼闹、叹气，渐渐能下床、能试着走两步，再后来他还能自己拄拐杖走了。

他决定做篾匠。奶奶从山沟里砍回竹子，他在奶奶的帮助下将竹子劈成篾条。篾条在他指尖起舞，很快各种日用品就编好了——背篓、簸箕、烘笼……赶集的时候，奶奶就带着这些去市场上卖。他编的物件样样精致，很受欢迎，奶奶每次都能很快就卖完。渐渐的，爷爷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身体也越来越好，能在奶奶的陪伴下走很远的山路。

爷爷的一生是艰辛的一生，也是奋进的一生。他用勤劳的双手改变命运，创造幸福、创造财富，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每当想起颤颤巍巍的爷爷用那双粗糙而灵巧的手在纵横交错的篾条里穿梭，我感到既心酸又温暖，同时整个人都充满了向上的力量。

哺 育 苗青 摄

五彩池 第649期

致青春

谢友建

为这次班级聚会我们已准备了一个月。这个班级是97机械2班，1997到2000年在奉化市职业技术学校就读，班里全是男生。这所职业高中的高一学生平均十五六岁。带这个班时我21岁，大学毕业刚一年，首次当班主任。我几乎每天和学生在一起，吃住学在，双休日也在。每一个学生家，我都去家访过，有的学生家去过六七次，和部分家长很熟悉。在第三学期，我带的班级被评为宁波市级先进班集体。职高男生班级要拿到这种荣誉非常不容易，学校从来也没有得过这种荣誉。

一转眼，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已22年，而这所学校先是2001年由公办转为民办公助，后来干脆撤销了，在学校原址上办起了企业。老师们调走的、退休的，各奔东西。近几年，班里几个学生怀念青春时光，希望同学聚会。班长发动了一下，同时提醒路途遥远的同学不要特意来了。最终来的同学占了三分之二。

班里原来的几个学生干部，现在都小有成就，在教师节时也偶尔邀请我和其他老师聚聚，更多同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按提示的时间和位置，我走进餐厅包厢。里面的人统一穿着白色T袖，团团坐着，见我进来，全站了起来，纷纷跟我打招呼。我向大家点头致意，找个位置坐下。

旁边的同学问我：“老师，您是否还叫得出来所有人的名字？”我自信满满：“叫得出。”他指着我左手边第二个人问，他是谁？我看了一下，认识，名字却叫不出来。局面突然有点儿尴尬。被指的人见状忙自我介绍：“我是毛XX，中途退学时您到我家多次做工作。”回忆如山风徐徐吹来——毛同学住在偏远山区，离学校有近百里，因家庭原因，读了一学期就自动退学了。校长陪我上门去他家多次做工作都没有成功。我问他，现在怎么样？他说，他在企业当师傅。我很高兴。这时，班长提醒说，大家穿的专门定制的T袖（班中有同学当了服装厂厂长，由他赞助）上有所有人的名字。我看了一下放在椅背上的T袖，前面是两个年轻人在奔跑的画面，左上角有“致青春”三个字，后面写着“97机械2班”和参加本次活动同学的名字。看着看着，我眼睛有些湿润。

裴同学过来敬酒，我又忆起当年。那是高一第一学期寒假，我去他家家访。裴同学家住在离镇几十里远的雪窦山山顶，每天公交车只有一班。我去时，正好看到他在做作业。在我的全班随机家访中，他是唯一我碰到正在认真做作业的学生。当晚，山里下起鹅毛大雪，车子都不能进出了。雪下了三天，我困在裴同学家中。因为马上要过年了，第四天，裴同学的父亲陪着我踩着齐膝深的雪，沿着崎岖山路深一脚浅一脚来到山下有公交车的地方。

开学后，我在班中对裴同学大加表扬，叫班里学习最好的董同学和他结对，平时多鼓励、多关注。裴同学也争气，后来考进了一所高校，毕业后做钢材生意。

我了解了一下，这个班里有一半同学自己创业，成为小企业主，其他的基本也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发展都不错。

聚会总有散时。忆当年，我们都青春无悔。